

創作漫步

康 濯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創作漫步

康 濯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創作漫步

康濯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092 1/48 1 1/6 印張 22,000字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0 定價(7)0.13元

統一書號: 10009·225

內 容 提 要

本書系統地談創作上的各種主要問題，包括創造性、生活、人物、技巧四部分。作者以作家來談創作，說出他在創作上亲身体驗到的甘苦，所以親切動人，具體而深入。更值得注意的，作者談到作品中缺乏創造性，怎樣糾正創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等等，从體驗生活到刻劃人物，都是針對着當前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精辟的見解。

封面設計：鄭克基

原
书
缺
页

1-4

創造性

文艺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所謂創造性、就是要在文艺作品中树立新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典型人物的形象，以便給人类的精神生活增添一些过去沒有过的东西，給人类的精神財富增添一些艺术上的全新的产品，从而使这些艺术成果达到教育人民，提高人們的思想修养，陶冶人們的品格和氣質，帮助人們認識复杂万端和五彩繽紛的生活中的过去、現在和未来，丰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美的享受的目的。我們知道，劳动人民是人类生活的偉大的主人，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而作为劳动知識分子的作家和詩人，就是人类精神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說，我們的每一篇文艺作品都應該是一个艺术上的全新的发现和創造，是过去从来沒有过的东西，否則就不能算是为人民所需要的最好的

創作。

作家和詩人，這是光榮的稱號，是人民給予的光榮的稱號。許多人在夢想着、追求着這個稱號。但是，這個稱號並不是一塊抽象的招牌。人民看重作家，給作家們以光榮的稱號，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的藝術創造，因為他是人民培養出來並給以信任和寄托的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如果一個從事寫作的人不能給人民的生活和文學的財富帶來新的東西，那就和作家的稱號不相稱了。

目前我們的文學創作，一方面是數量太少，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已有的作品往往缺乏一个文艺作品所最不能缺少的东西——藝術上的創造性。我們的文學天地應該是一個百花爭妍斗麗的園地，我們的社會也為我們安排了一切美好的條件，然而我們的園林却甚為單調。自然界的秋天的園林是單調的，但也還有千百種爭奇竟異的菊花和各種動人的紅葉；我們目前的創作卻比秋天的園林還要遜色。我們的書刊上有着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算不上是藝術的作品，更多的却是藝術和概念混雜的平庸的沒有特色的作品。

这些平庸的作品，看来也有人物和故事，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艺术；但艺术却常常被淹没在概念的记录和没有创造性的叙述与描写当中，因而总引不起人们强烈的感受和激动心弦的共鸣。这类作品虽然并不是全部毫无意义，但是寿命很短，不久就会被人们忘记。我们当然不是根本没有优秀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却并不很多。

文学创作缺乏创造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文学青年对待文艺创作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态度有毛病。我们知道，工业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张明山和王崇伦等的发明，是创造性的劳动；他们的创造都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劳动过程。我们哪怕是写一首小诗或一个短篇，也应该并不比他们的创造来得容易或者仅仅给予轻松一些的劳动。优秀的文学创作应该同生产上的发明创造同样重要，同样对社会生活发生各自独特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情况却并不全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往往并不严格。比如，我们也许不会把经济战线上的创造看作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有些文艺爱好者却常常把文

学創作看作輕而易举的事。他們常常只是看过几篇小說或几本詩，受了感动，被吸引了，后来就觉着人家写的那些事情也沒有什么奇怪，反正都是生活当中的事，反正不象張明山的創造那样自己根本挨不着边，那末，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不是也可以写写么？于是，热情澎湃，模仿一番，或者苦思苦想，写起来了。写不成功的时候，就向作家要經驗要办法——窍门一样的办法。然而，这种数学公式似的办法却是根本沒有的。張明山发明反圍盤，有党和人民的支持，却沒有任何人告訴他一个具体办法。我們的創作看起来好象沒有創造反圍盤那么玄妙和难于理解，情况却和張明山沒有兩样。于是，我們有些青年写作者就經常陷于苦惱，或是老写老写，也仍然只能写出些平庸的不出色的东西。

这不是說，文学这种創造性劳动簡直是玄而又玄，或者說，文学青年的写作就是一种荒謬的事。不。文学并不玄妙，它只是要反映生活和創造艺术形象，或者是象柏林斯基說的只是要“复制生活”。而文学青年那种“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热情也恰恰是十分可貴的。不过，無論如何，这却是一种其艰苦不下于張明山的发明

那样的劳动，而决不是一种茶余酒后的轻松的事。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必须要在反映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带来新的境界，带来激动读者心灵的力量，带来生活的幸福和美。自然，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客观条件和聪明才力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会有差异；文学创作者们各人的情况同样也会是如此。这是必然的现象，这里不应该发生计较个人得失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论从事任何事业，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不过，尽管如此，假若把人民生活比作一池水，那末，只要我们严格地忠实于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即使不能往池塘里投进一块石头因而溅起巨大的波澜，至少是也该扔进一个瓦片，溅起一点微波的吧！否则，如果我们只是两手空空，连富有创造性的一个瓦片的资本都没有，单凭着主观愿望往池水中吹气，就是吹得精疲力竭，也将会掀不起任何的波纹，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花了劳动而没有效果，或者说没有创造性的资本而白白花去劳动，那就不是个人的得失或个人的作品被遗忘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文学队伍将对人民负债累累的问题了。我国有一句老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的责

任，就是要为人民創造出全新的而絕不是平庸的陈旧的艺术財富；而为了无負于人民，我們的确是應該在追求創造性方面“决不罢休”的。

但是，問題还不仅如此。創作不仅應該給生活和文学帶來新的东西，而且每个作家和詩人都應該帶來他自己所特有并为別人所沒有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的天地寬广无边，我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生活更是丰富无比，况且我們的社会又是人类历史上保證能够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性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最好的环境；我們还有着吸收不尽的艺术遺產特别是我們民族的遺產供我們借鉴，并且，作家之間是尽管世界觀相同，情况也总会千差万別而決不会完全一样。就是題材完全相同，不同的作家也將會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我国古代的文人游历同一个名胜古迹，写出过許許多多不同的詩文，有的乐观，有的伤感，有的豪放，有的工丽……朱自清和俞平伯这两位現代散文家，曾經一道在夜晚蕩舟游历秦淮河，并且拟了一个題目“槳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来共同写作，結果兩个人的文章写得很不一样，却都写得很好。應該說，每一个作家和詩人都必須拥有他

們各自不同的特色，這原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我們的情況却有着另外的“特色”。我們有些作家下乡或下厂去體驗生活，常常帶着僥幸的心情，靠运气去找新奇的現成的題材，并且唯恐他所写的題材同別人重复，因而要是碰到自己去的地方已有別的作家在那里了，就不免大为惋惜。其实大可不必这样。你写你的，他写他的，各有各的头脑、眼睛和风格，何必产生这些多余的顧慮呢！这种顧慮正好說明了我們有些同志还缺乏創造性，缺乏他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写作不过只是平庸地罗列生活，或者加上一些小小的不大高明的花招而已。这又哪能談得上創造呢！

我并没有在这里提倡大家都去写同样的題材。恰恰相反，我們文学的題材还十分狹窄，已有的多采的生活我們还大多沒有接触，而更多的將要震惊世界的生活矿藏尤其有待于我們去挖掘出来。可以設想，在彩色的生活面前，我們就是仅仅作一点朴素的記錄工作，也將會如何地振奋人心！然而，情况却是我們不仅題材狹窄，不仅題材相近的作品往往要出現近似的人物和故事，就是描写不同題材的作品，有时候也

免不了人物和故事的輪廓相同。十分复杂的和气象万千的生活，往往在我們的笔下变成了一律的藍制服。我們就是朴素地記錄生活，甚至都不能完成。我們这个社会决定的應該能够最大限度發揮的个人的創造性，被一根无形的繩子捆住了。

甚至在我們作家的日常生活中，也显得單調、死板而很不活跃。談創作的空气不濃厚，互相討論各自創作的風习更是甚为稀薄，有些同志甚至紧守着題材保密的規程。当然，題材保密是各人的自由，这完全應該容許。但是即使大家都題材公开，这难道就應該发生問題么？各人的艺术爱好、兴趣和风格本来應該各不相同，彼此公开討論創作也本来决不会有互相的牽扯而只会互相启发和幫助。并且，就是互相交換題材也本来不是奇怪的事情。比如，我發現了一个很好的原始材料，但我認為自己的条件不适于写这个东西，而恰恰适合于你，那末，交給你写，又有什么不好呢？普希金曾把“欽差大臣”的原始材料告訴果戈里，結果产生了果戈里不朽的名著。我以为当时普希金也許是看出了果戈里在表現这类題材方面的才能超

过他自己，所以他沒有写，而讓果戈里写出了偉大的諷刺剧。但是，如果普希金自己来写，我想他也不会写不出来的吧！不过，可以肯定，如果他写了，其成果却一定和果戈里的不同，也許不是喜剧而是悲剧。普希金和果戈里同是偉大的富有高度創造天才的艺术家，他們艺术上的特色却又是怎样不同啊！上面記述的他們这一个小作家生活中的平凡事件，又是如何强烈地向我們提出了作家的独创性的可贵！

我們的党和国家向我們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方針。这不是一个新的方針，但今天重新強調地提起，却有着嶄新的意义。應該說，这是党和国家針對我們当前的情况，要求我們解脫創作上的无形的繩子，并全力提倡和鼓励我們的創造性，以推动我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的英明的号召。这个方針給了我們极大的鼓舞，并使我們恍然大悟一般地回到丰富的生活中与辽闊的創作园林里。我們也許應該考察一下过去創作上單調的原因，更主要的，却是要向着海闊天空的創造性的天地积极前进。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也是我們份內的严肃的責任。

这并不是說，对于有些文学青年在剛开始